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一

前集

香山居士

王直方詩話云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年甚少

桐江詩話云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邵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盡矣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爲祖故曰自憐邵姓爲儒少也

雞肋集云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邪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

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魏二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圍而去矣晚多間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二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九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宗簡爲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着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着緋衫南宮啓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復入街是也後与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故其詩曰命服難同黃紙

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爲中書令着緋傅游藝爲相着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併魚假之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袋詩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郎復有脫刺史緋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却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賜者疑亦不相越唐書載牛叢爲睦州刺史賜金紫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

東坡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

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二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故有詩云空詠連珠吟疊壁已亡飛鳥失驚蛇蓋為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体但不可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淮楚之間以十為枕音不通四方然退之非閣復非橋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乃皆用二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為戲也呼兒為音蹇囷父為郎罷此閩人語也顧况作補亡訓傳十二章其哀閩之詞曰囷別郎罷心摧血况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為戲至今觀者為之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蹇平語之詞曰些一經屈宋採用後世遂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

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塢猶楚人曰些嘗有士人學為騷詞皆用此三語聞者無不拊掌茗溪漁隱曰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

茗溪漁隱曰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与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

東坡云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劉禹錫柳子厚与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蓋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云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胷中函七首雖不著所以當亦与禹錫同意古東門用表盡事也樂天江州之謫王涯實為之故甘露之禍樂天亦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

蔡寬夫詩話云樂天聽歌詩云長愛夫怜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關注謂王右丞薛秦川一半夕陽關此句尤佳今摩詰集載此詩所謂漢主離宮接露臺者是也然題乃是和太常韋主簿温陽寓目不知何以指為想夫怜之辭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為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辞与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辞与今遍数悉同而皆絕句詩也豈非當時人之辞為一時所稱者皆為歌

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

緗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唸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穎水牛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為酒令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唸云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唸尾唸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櫟膠牙餠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

東坡云与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

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筦絃高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岳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鼉扇牽不動紛絕沉其鈎一鼇既頓領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太息

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事亦未易辦也

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獎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說未知孰是

緗素雜記云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樂天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關紫薇花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他時要拍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為故事者何遜為水部
負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詩賀之云老
何歿後吟詩絕雖有郎官不愛詩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
得省郎時籍答詩亦云幸有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
自是遂為詩人故事劉原甫嘗以鄭谷戲梅聖俞為梅都官
然谷詩有云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
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光其自序以為薛能李頻皆嘗歷拜
其曹由之振盛則都官之重自谷時已云然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傳樂天詩云文誇蓋世徒為尔命壓人頭
不奈何予見李侍郎家收得樂天墨迹詩草乃云病壓人頭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天
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徵前事為者今猶有其遺
習也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乃云

李耳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鉏麇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
者以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舉經句
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崑岡乃有土圭測影酬之此亦不
可多得也

王直方詩話云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此樂天
作開成上行挽詞對事親切少有其比也

茗溪漁隱曰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云小
槽酒滴真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
名也出太原得非亦与江南紅酒相類者乎

王直方詩話云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樂天招
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意亦相類然不為人所
稱也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天有眼前無俗
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亦獨稱老杜

茗溪漁隱曰樂天次楞伽寺詩云照水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陳子高病起詩云照水姿容非復我上樓腰脚不如人時稱為佳句殊不知乃躰樂天詩也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一

前集

三月十四日校畢殊少差異

藏園記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前集

唐彥謙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言唐彥謙詩最善用事其過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又題溝津河亭云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躰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為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為模式三尺一杯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杯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

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西崑體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躰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景祐慶曆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爲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隱顯固自有時哉今太白諸集猶兼行獨彥謙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詩亦不多格力極卑弱僅與羅隱相先後不知文公何以取之當是時以偶儷爲工耳老杜詩旣爲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嘗有士大夫稱杜詩用事廣傍有一經生忽憤然曰諸公安得爲公論乎且其詩云濁醪

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廣聞者無不絕倒予爲進士時嘗舍於汴中逆旅數同行亦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顧之曰嘗亦觀乎曰平生好觀然多不解因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相問曰旣言無敵安得却似鮑照庾信時座中雖笑之然亦不能遽對則似亦不可忽也茗溪漁隱曰庾不能俊逸鮑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無敵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隱居詩話云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躰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余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躰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

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掃捨至此聞者大噱然
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
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石林詩話云歐公詩始矯崑躰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
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
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
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
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
字不失相對雖崑躰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為
至到

蔡寬夫詩話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
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
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

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容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
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
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崑躰之弊適重
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
西崑躰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試問火城
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窻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
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蔡寬夫詩話云義山詩集載有感篇而無題自注云乙卯年
有感丙辰年詩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輩自取屈釐誅又蒼黃
五色棒掩過一陽生之語按李訓鄭注作亂實以冬至日是
年歲在乙卯則是詩蓋為訓注作也唐小說記此事謂之乙
卯記大抵不敢顯斥之云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
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
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躄而王胄薛道
衡峻潔可喜也

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
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茗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
煬帝伎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為人臣者亦當悟
其微旨如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
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
俚句故二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二世豈非明哲保
身之要術乎

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
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
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
置酒賦詩曰替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
殺風景更持醪醕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
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
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
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
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

緗素雜記云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
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
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
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

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
案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
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
意史稱其瑰邁竒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
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詩眼云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
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
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与小
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
長爲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
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風雲
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

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
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隨淚等字而
聞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
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
笑牽牛益竒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温庭筠齊名蓋
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漫叟詩話云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溪生
江之媽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
終朝剩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
三起三倒

桐江詩話云近時士人作四六頌德多用辭林枝葉學海
波瀾殊不知出處乃崔珣哭義山詩也詩云辭林枝葉三春

盡學海波瀾一夜乾非佳語耳

雪浪齋日記云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書中事退之燈花詩全似老杜所用黃裏事見前漢黃屋注中荆公詩曰溪邊飲啄白浮鳩浮鳩出晉志

王建

西清詩話云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羣書闕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不云工蛺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孰謂張彥遠不載邪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鑠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事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

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撫實非鑿空語也

陳輔之詩話云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唐王建宮詞舊跋云王建大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躰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耳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前集

三月十五日游燕京舊園歸校此卷未有改訂

沃水記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三

前集

杜牧之

石林詩話云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未有昭陵之句江輔之謫官累年後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御史引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潘子真詩話云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即左遷始平太守也杜牧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乞得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訓即漢嚴助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緗素雜記云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

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爲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一麾行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高齋詩話云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駢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茗溪

漁隱曰摭遺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人享啗盡一小盞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万夥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二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道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是滿朝承雨露共看轉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慙汗仰皇扃蓋李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木蘭篇願馳千里明馳足千里送兒還故鄉明字多誤作鳴馳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苕溪漁隱曰余讀古樂府木蘭篇云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止此而已駒父乃云如此疑其誤也

潘子真詩話云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无師表之心李劔白猿遂得風雲之志牧之題李西平宅詩云受圖黃石老李劔白猿翁亦即舊爲新之一端也

潘子真詩話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鑄玉石珠

瑰金礫棄擲遞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牧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又言津陽門詩長恨歌連昌宮詞俱載開元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艷至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興也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險詖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稹之叙事遠過二子

隱居詩話云杜牧好用故事仍於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趣韻而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初無糜字。隱居詩話云杜牧晚晴賦忽引舟于深灣觀八九之紅菱婉然如婦嫣然如女菱菱也牧乃指爲荷花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雩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

龍星也春秋書龍鬪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鬪龍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門豈復覩當日之鬪龍邪

洪駒父詩話云牧之未嘗何龍鮑欽止謂予言古本是未雲何龍當以此為是

遜齋閑覽云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尤鱸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支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溫庭筠

三山老人語錄云六一居士喜溫庭筠詩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祕校莊詩云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效其體也

雪浪齋日記云溫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鷓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茗溪漁隱曰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

杜荀鶴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无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杼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茗溪

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居士詩話為誤後又看幕府燕間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兒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韓致元

西清詩話云韓偓詩鵝兒唼唳梳黃紫鳳子輕盈膩粉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為鳳子

遜齋閑覽云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為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元侍郎無題二首與香奩

集中無題韻正同偓叙中亦具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裊娜多情春尽等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凝言余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好為小詞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凝之香奩集乃浮艷小詞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為凝作也

借對

東坡云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緋杜子美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

漫叟詩話云荆公和人詩以庚桑對五柳黃耆日對白雞年此名借對不特此也如李白詩水衝雲女碓風掃石楠花皆此類也

禁籟云根非生下上葉不墜秋風五峰高不下萬木幾經秋

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葉在終日子規啼以子對洪以紅對子皆假其色也閑聽一夜雨更對栢巖僧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一對栢以十對遷假其數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竈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借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為格賈島卷簾黃葉落開戶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為例以為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半夜鐘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舡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

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温庭筠詩亦云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庭筠詩多續在白樂天詩後

石林詩話云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詩眼云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舡為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王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温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鐘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

學林新編云世疑半夜非聲鐘時某案南史文學傳王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王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

熟食清明

迂叟詩話云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 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贈非常賜例也

本事詩云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

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与此韓翃

西清詩話云張籍寒食內宴詩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燧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尽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乃知唐清明宴百官亦皆冷食又至夜而罷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錫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錫字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至 宋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錫天亦用鄭箋吹簫賣錫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

親情是時沈謫驪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考功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同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訛繆所未詳也寒食清明多用餠粥事如李義山詩云粥香餠白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甌餠粥對禺中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杯盤餠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餠粥冷東坡詩云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餠皆清明寒食詩也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三

前集

十五日又校此卷改西四字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四

前集

陽關霓裳

東坡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山谷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州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之

西清詩話云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余嘗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王与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曲則知霓裳亦來自西域云

蔡寬夫詩話云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与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為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為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

侵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為證也鄭嵎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遠進婆羅門曲与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敬遠所進作腔此則与樂天之說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与此数人同時何從復得異說也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放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為題此自一曲也是歲榜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蓬壺事已空仙樂功无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无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

茗溪漁隱曰明皇遊月宮事凡見於五書鄭嵎津陽門詩注

明皇雜錄高道傳此三書皆云葉法善引明皇遊月宮聞樂歸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与羅公遠同遊異人錄云与申天師同遊惟此二書為異余嘗考高道傳亦有羅公遠列傳无遊月宮事則知唐逸史之誤无疑若異人錄别无以證之未遽以為誤也

祕色

侯鯖錄云今之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比見陸龜蒙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寒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乃知唐已有祕色非錢氏為始

唐人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与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此詩莫

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者或填入樂府仲賢當前輩未貴杜詩獨知愛尚往往造語警拔但体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為集中少比恐公未嘗見其全編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於絕句如一夜西風旅鴈秋背身調鏃索征裘関山落尺黃榆葉駐馬誰家唱石州又江雲薄薄日斜暉江館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

西清詩話云緱氏王子晉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嘗題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処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二処一有神物護持茗溪漁隱曰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此果一人邪果二人邪當竢知

者問之

茗溪漁隱曰羊士諤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
菜飛黃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楮筇縱步款鄰家之扉小立
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也

迂叟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
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美暢諸一云暢當一詩暢詩
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
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
皆當時賢士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西清詩話云題華清宮一絕行尽江南數十程曉乘殘月入
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乃杜常也又武昌
阻風一絕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与君尽日閑
臨水貪看飛花忘却愁乃方澤也二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

語驚人如此殆不可知矣

西清詩話云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
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
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茗溪漁隱曰余嘗用此語作春日一聯
去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撫言云李濤篇詠甚著如溪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
留影拂牀琴有聲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
茗溪漁隱曰聶夷中詠田家詩云鋤禾日正午汗滴禾下土
故知盤中食粒二皆辛苦此數語最佳其餘雖有諷刺亦俚
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与今揚子橋為對干而瓜洲乃
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李紳与李頻詩云鸕鷀
山頭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以為自大曆後潮信始不通

今瓜洲既与楊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尚三十里瓜洲以開
為限則不惟潮不至揚州亦自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
時遷易大抵江中多積沙初自水底將涌聚傍江居人多能
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而
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黃
花變而生蘆葦則絲亘數十里皆為良田其為利不貲矣故
有辨其水色即請射而懸空出稅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
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復不與潤州為一邪
漫叟詩話云世俗多以樂史慈竹詩諭蒙謂其有補於教化
有云又聞猓獯死終不相弃離事見十道四蕃志愛州有此
獸似猴而大有仁義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為射所中則傷
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孰謂人而不如獸乎

漫叟詩話云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諭蒙若天詩

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馮
重可謂着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楊凝式

蔡寬夫詩話云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自号
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顏柳繼軌
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
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羨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
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
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
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号
很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与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

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
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
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
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
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剝矣。寺中有李衛公詩，陸
探微、吳生等畫亦同為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鉄鑊各容數石，
尚存。若溪漁隱曰：余讀五代舊史，隱錢唐人工詩，尤長於詠
史。唐宰相鄭畋深器之，鄭有女美而才，嘗得隱詩，諷誦至於
忘寢食。鄭憐其意，欲以妻隱。一旦召隱至私第，具食，俾女於
壁間窺之。女見隱貌極陋，遂焚其詩，不復肯誦焉。婚亦竟不
成。隱累奉進士不第，錢尚父鏐辟為從事，官至給事中。

東坡云：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无英
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时无劉項也。

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予游京口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
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予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
儼未刻。方其盛壯時，爭奪肯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
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
此意也。今日讀李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沉酒呼豎子，狂言
非至公。乃知李太白亦誤認嗣宗語。与先友之意无異也。嗣
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
沛公為豎子乎？

西清詩話云：吳越紀事，越僧処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
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為吾師，丐
得識者，鄙其儂薄大甚。

桐江詩話云：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
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

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
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
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為對又云杜甫一生愁
似優於前矣

五季雜記

東坡記唐事云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
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
芳草繇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嵒嵒山上望羨君還復
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李問韓即席酬之曰崇霞
臺上神仙客李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与
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為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譬
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
東王時好李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之美者筆有三品

以金銀雕飾或用班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
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
之蒼振於士表雪兒孝密之愛姬能歌弄每見賓僚文章有
竒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
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
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復
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復問
郁嵒嵒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遜而下問
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緇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
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无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
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竊
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

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徒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懼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景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當嗣主時為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慟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為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石林詩話云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政无恙以詩賀之云一戰文

場拔趙旗更調金鼎佐无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蹄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坐主門生之礼尤厚

茗溪漁隱曰小說記事率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詩一詞蓋亦尔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娼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二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徧舉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四

前集

望夜步月長廊迤而校此異同極少

企驂翁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前集

本朝

後山詩話云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迂叟詩話云太祖以開寶九年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朝憑玉几言猶在暮啓金滕事已非時稱佳作至

真宗朝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慶曆初乃如舊

石林詩話云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真宗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祕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二彌瞻望鈇槩諮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卒與寇萊公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

石林詩話云神廟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神廟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廟即降步親扶慈聖屢却不從聞者太息

慈聖上仙李奉世為侍郎進挽詩有云珠轡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二事神廟覽之泣下

盧多遜

後山詩話云太祖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李士為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桐江詩話云曹希蘊貨詩都下人有以敲梢交為韻索賦新月詩者曹詩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鑑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也

漫叟詩話云希蘊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常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墻此語甚工

徐鉉

東軒筆錄云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為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為碑但推言歷數有尽天下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邁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善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万事空青松洛陽陌白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吳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与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信書

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王元之

西清詩話云王禹偁元之父本磨家畢文簡士安為州從事元之代其父輸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方命諸子屬句云鸚鵡能言寧比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後與公接武朝廷

石林詩話云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竒石參錯其間為最勝處王翰林元之為長洲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嘗有詩曰它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蔡寬夫詩話云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

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張乖崖

西清詩話云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工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闍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尔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古今詩話云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

邊蒼始皆不論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茗溪漁隱曰余考三朝正史張詠傳真宗時詠再任昇州頭瘡甚上憫之代還不能朝謁復求領郡命知陳州卒則西清詩話之言是也其古今詩話以謂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侯鯖錄云傅逸人真廟時人贈張忠定詩曰忍把浮名賣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張荅云蕭疎葦對門墻見說新秋鱸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

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寇萊公

石林詩話云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曾留一絕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无榮无辱自由身林下大槩言之初无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下旣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爲已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皆笑

王文穆

西清詩話云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上遽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

實基於此焉

丁晉公

冷齋夜話云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_二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便覺才力相去遠矣

高齋詩話云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洪駒甫詩話云潘子真爲予言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唐子西語錄云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潘子真詩話云晉公自朱崖內徙浮光清逸尚幼侍曾祖母壽安縣君歸寧陶商翁其族姪也亦自義柳來晉公一日循江湄散步見舡行戲為語曰舟移水面凹令諸甥對之陶應聲云雲過山眉展丁以謂水實有面眉以况山虛實不等當作雲過山腰細規模雖出一時不甚超卓然前輩屬詞之切教導後生亦自有方

夏英公

東軒筆錄云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叙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陳恭公

生朝附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為右正言然為王奠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初罷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西清詩話云周邦彥美成上家公生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時稱警策

高齋詩話云汪彥章上蔡元長詩云班立青雲腰佩玉手持洪造印塗金

漫叟詩話云近世士大夫作獻壽詩祕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鬢鬚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時獻混元圖又詩云邠州教授貧希有獻壽無花亦無酒惟有新詩三百篇一年一度獻一首後人多竊其意

杜默

隱居詩話云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况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為心胃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為清節孤輪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為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麗淺然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謂之豪於歌者如此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為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前集

晏元獻

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儻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尔名園爭培植遍都城矣茗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香与元獻之詩暗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

漫叟詩話云江爲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此詩者决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

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苕溪漁隱曰青箱雜記亦載此事乃元獻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二月柳絮池塘淡風之類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一聯云珠簾繡戶遲日柳絮梨花寂春雖用珠繡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為佳句也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覓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人皆以為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後山詩話云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荅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爾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為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曰脛挺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為之絕倒

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一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亦未貧當時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荆公它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強分機械枉天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老此身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脩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嘗語人曰裝度也曾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鬧

潘子真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歐乃作啓叙生平出處以致謝悃其略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即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謄本答之甚減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荅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嘆士風彫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睩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東軒筆錄云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僛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

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邪許亦憮然而去茗溪漁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吾故錄此事以附益之

宋子京筆記云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為詩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璿叅知政事宋公綬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為詩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千篇唐人以來未有然晏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和

鍾山語錄云晏相善作小詞詩篇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博學然顛倒少可取者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

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尔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球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 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宋莒公

西清詩話云二宋俱為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為文必手抄寄公懇求彫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鎮圃田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鵠飛語意驚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閑守漢樓舡

仍注空字於閑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舡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蓋如此也

西清詩話云宋元憲爲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有譖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快二會用新名移書與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荅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二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即是當時劉更生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緣附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潏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詩所謂鑿開魚爲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濬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

西清詩話云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爲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曠古未有此語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命幕客徐仲雅賦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句摹擬詞人類如此但有勝與否耳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欄干其富貴瀟灑

可愛茗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春寒閉寂寥香
花枝上雨瀟瀟午牕歸夢無人喚銀葉龍涎香漸銷聊效其
體也

西清詩話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文文正曾李文定
迪宋元憲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
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不道已四人
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自
慶曆距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

宋景文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翰林諸公皆入二府時色拯為三司使
宋祁守鄭州二公久次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云撥隊
為參政成群作副樞虧他包省主悶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為
樞密副使而徐以翰林承旨召景文景文以詩寄梁丞相略

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
被召也為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
秋寧知不是神僊骨上到鼇山更上頭

茗溪漁隱曰包孝肅拯合肥人及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
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
云直幹終為棟衡剛不作鉤其守正不回如此

石林詩話云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
嘉祐中始再入為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疾謁告以表自
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類苑云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闕古堂自為記刻于石後人又
畫魏公像於堂上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一曰聽說中
山好韓家闕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唐子西語錄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

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揀焚焚收而溺至引鴆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東軒筆錄云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僊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王君玉

緬素雜記云西清詩話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驚瓦冷羞明常怯玉鈎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

無痕類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為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為軟飽北人以晝寢為黑甜故東坡去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云王琪君玉詠秋蓮詩曰蠶寒冰墮瘦蜂老露房空聞角曰隴鴈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又有詩曰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棋

鍾山詩錄云或歌王琪詩者荆公曰琪詩雖時有奇句然雕鐫不自在

陳輔之詩話云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僊荆公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天之句

石林詩話云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

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風爲備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亦自如人意也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却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真所謂翻手作雲也

漫叟詩話云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下句嘗見使燕錄云惟中秋天

色陰晴與夷狄同茗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是說與使燕錄相合因附之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前集

三月十六日校訛字句初無差異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七

前集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羹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東軒筆錄云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為人高亢少許可其文章尤尚竒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為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荅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陵詩曰弄楯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于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

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褫李所居職自是連蹇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蔡文忠

類苑云蔡文忠公齊擢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充將母之官年少氣銳日沉酣以酒色廢務賢良賈公餗居郡中屢謁不得見因書一絕屏間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文忠見之亟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茗溪漁隱曰余舊記一小詩云京師素號酒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不知誰氏作規誨之言惜其散逸故附于後

韓魏公

迂叟詩話云韓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二不得志嘗為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

稱其微婉

類苑云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 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茗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石林詩話云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真定高陽為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魏公自鄆州徙鎮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真亭詩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

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遊陳薦在幙府以詩請公云水底
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荅之云細民溝壑方援
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
桐江詩話云陳舍人薦彥升有彭城八詠為人所稱多以燕
子樓為絕唱殊不知子房廟詩最為警絕詩云博浪沙頭觸
副車潛遊東夏識真符風雲智略移秦鼎星斗功名啓漢圖
商老已來寧少海赤松還約訪僊都雍容進退全天道凜
高風萬古無燕子樓詩併載于後識者自知其優劣也詩云
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簾慵欹枕月好
珠簾懶上鉤寒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
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即張建封侍兒所居其事
具載嚴情集彥升高祖廟詩云塵靜山川狂鹿死雷驚天地
老龍飛范增墓詩云忿失壯圖撞玉斗豈知天命与金刀皆

佳句也八詠今不傳於世惜哉

杜祁公

石林詩話云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
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為奇節危行雍容持
守不以有所不為為賢而以得其所為為幸歐公素出其門公
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与甚歡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
是時年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
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与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
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蔡寬夫詩話云張文孝公觀性端謹一生未嘗作草字故其
詩有保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之句世多以謂人之所為可
於書體見之此殆不然亦適然耳今書吏自少即李楷法往
往自不解破體其人豈皆端愿者邪人物之高下要自其書

之氣韻觀之蓋精神所寓有必不可掩者初不在真與草也
杜正獻公以直諫端方名天下平生踐履未有一事少出禮
法年過七十謝事始孝草書遂盡其妙今使人每見之則其
英特秀爽无所降屈之氣猶若可想見者此其所以異乎
林間錄云杜祁公衍張文定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
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雜李每
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
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
之文定曰君与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應之而
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脉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
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
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鬪首如所
謂首楞嚴者何等語乃尔耽着聖人微言无出孔孟捨此而

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
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
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
邪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
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見文定叙其事文定曰譬如
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
也僕非不相告以公与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之亦
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悅

張文定

冷齋夜話云張文定方平慶曆中嘗為滁州游瑯琊山藏院
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即楞伽經餘半卷
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
筆蹟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常以經首四句偈發明心要其

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元而興大悲心公後以此經授東坡東坡爲序其事代寫此經刻於浮玉山龍游寺茗溪漁隱曰楞伽經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爲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謂其家曰即以此經徇葬久之其冢間神光發現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劫其冢其家知之即發出此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于世

石林詩話云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邁未嘗少貶与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无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廟詩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与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

猛士爲蓋自少已不凡矣

東坡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是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安道口占此詩為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

陳亞

迂叟詩話云陳亞郎中滑稽嘗為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兩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

漫叟詩話云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則正用意須假借如日仄栢陰斜是也若側身直上天門東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即非正用孔毅夫有詩云鄙性嘗山野尤甘草舍中鈎簾陰卷栢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

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踈題詩非杜若殘膩粉難書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茗溪漁隱曰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貼无異尋常詩乃為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无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俞禽言詩如泥滑二苦竹岡之句皆善造語者也

林和靖

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

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茗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踈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畧无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蔡寬夫詩話云林和靖梅花詩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為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与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无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披壘白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二故氣格不无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踈長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家遠雨湿春蒲燕子低等

何害為工夫太過

雪浪齋日記云為詩當飽參然後臭味乃同雖為大宗匠者亦然月觀橫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

陳輔之詩話云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粧樓曉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薑薇也

遜齋閑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鬚撚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臘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為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

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暇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東坡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只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師逢賣梅花絕句吾雖後輩猶及焉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

茗溪漁隱曰林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无不如意惜其日夕且弊作詩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勳日暮閑窓何所似灞陵樵悴故將軍殊有憫勞念舊之意

遜齋閑覽云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輶鈎輶格磔謂鷓鴣聲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支未經人摘百禽不敢近或

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支夏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惠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繆也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陂湖間芟蒲所積歲久根為水所衝蕩不復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林和靖詩云陰沉盡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正得其實嘗有北人宰蘇州屬邑忽有投牒訴夜為人竊去田數畝者怒

以為侮已即苛繫之已而徐詢左右乃葑田也始釋之然此亦惟浙西最多浙東諸郡已少矣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七

前集

三月十七日自西苑隨年堂看海棠回按此

藏園老人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前集

范文正

冷齋夜話云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下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即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韓公憐之百計調恤為求婚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負人望世期以為相而止於叅知政事介甫為殿

中丞羣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楊皇荅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况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蠶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後山詩話云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硯所著小說也

文潞公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為相劉沆王堯臣為參政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王公之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富劉王三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闕慰藉恩禮隆厚冊

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禹玉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送潞公詩云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蓋潞公官爵年德難為形容非此兩句不能見也

石林詩話云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漯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初為本州民所有潞公為守買得之潞公自許徙鎮北門而文元為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舫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王岐公

侯鯖錄云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石林詩話云元豐旣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荅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旣以董正百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

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習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上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旣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竒竒歆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爲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七十六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閣帖子文忠未能成詩禹玉遽口占一首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烟瑣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文忠深歎

其敏麗

趙清獻

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籍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范蜀公

迂叟詩話云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

下巫峽出荆門凡暮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三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後山詩話云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司馬溫公

東坡云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石林詩話云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至洛中嘗有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

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况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爲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王直方詩話云溫公嘗題趙舍人庵曰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韓持國

潘子真詩話云韓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韓持國時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以詩寄其兄有移病暫休丞相府坐謾猶着侍臣冠之句移病謂移書言病見楊敞傳坐謾免見孝武功臣表謾誑也

音漫

石林詩話云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

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獻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尔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苕溪漁隱曰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宜新着雨妖饒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兩句說盡海棠好處今持國柔艷着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鄭谷語也至於東坡作此詩則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揔麓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淒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海棠一

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石林詩話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為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為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韓持國嘗有詩云青煙幾人家綠野山四抱當時無不傳之

雪浪齋日記云韓持國謝師厚詩絕妙莘老亦疊二遍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龜魚前人評此詩云沸字直錢謝師厚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莘老

云尚想紫艾盤明珠出新烹又云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絕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師厚方為其女擇對見庭堅詩乃云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得句法故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後山詩話云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石林詩話云元厚之知荆南夢至僊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入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人名皆從絞

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神僊以是為戲邪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縮相繼為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絞絲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官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亦一時之異也

韓玉汝

東坡云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

石林詩話云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玉汝自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

日神宗已密知忽詔步軍司遣兵為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甫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以戲之云票姚不復顧家為誰為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石林詩話云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世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謫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云諸公當日聚巖廊晚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艱

從此江湖無限景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嘗尋遺墨話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為圖中之游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為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真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茗溪漁隱曰江湖之景天付閑人今諸公居宰輔享富貴如此又欲兼有江湖之樂貪而不止世間豈有揚州鶴邪

三月十七日校畢夜漏三下矣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前集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文各有平日得意不過數篇然它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公子槩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公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槩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見槩問之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為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為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

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酒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談而罷明日聖俞贈功父詩其略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茗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於此詩自注云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

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即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其清放如此

茗溪漁隱曰永叔送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黃魯直送王郎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隋淚之聲

酒澆胷中之磊落菊制短世之頽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情近時學者以謂此格獨魯直為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

西清詩話云劉原甫啟再婚永叔以二絕戲之云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却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甫不悅

高齋詩話云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訾相其人而無擇兒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寤其非竟以反目離婚歐公嘗作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多奇晚乃偶蓋為此也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

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藹佳聲東土還聞政
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
玉塵高談四坐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灑有餘清李名
愿李都尉長子先曾知相州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
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
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
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茗溪漁隱曰舊說
梅聖俞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也聖俞詩名滿世蓋身試此
說之效耳

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弃梅堯臣
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侯鯖錄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
花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
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石林詩話云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汝陰
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
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烟濕密
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子瞻凍
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
銀海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竒譎亦不免縞帶銀杯
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
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殆無以過之也

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玉月
梨梅練絮白舞鷺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

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二風莫犯暮雪綫三止還作
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
終為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窓靜聞落酒壚成徑
集餅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起斷復續猊虎圍成呀且
攫共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饑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
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
地絕氛埃使我冒襟如洗淪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
冥漠穎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為發其端
凍口何由開一噓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禱雨張龍公祠
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
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
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
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詩曰

窻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
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
點橫斜祇有孤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
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
有回飈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
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
寸鐵自二公賦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

漫叟詩話云王綸女為鬼所憑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
亂飄端葉向人間說云天上有端木開花六出茗溪漁隱曰
東坡雪詩有蒼蘂無香散六花之句注云蒼蘂梔子花也與
雪花皆六出蓋亦猶王綸女雪詩以端木開花六出遂以此
雪花之六出耳山谷乃謂東坡未極其趣曰蒼蘂花即今山
梔子花也染梔子花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株

可香一園佛說譬如入蒼蘆林中惟嗅蒼蘆不嗅餘香於此可驗余謂山谷此說殊穿鑿東坡止言梔子花六出以比雪花六出而已初不論其香之有異兼梔子花只有一種即無染梔子山梔子二種但其地有肥瘠故開花有大小皆是六出亦無八出者其香悉濃郁佛書止言如入蒼蘆林中何嘗分一株之異乎

冷齋夜話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奇絕次仲曰此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苕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飛花又舞謫仙簷之句余讀李謫仙詩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恐或用此事也應慙落地梅花熾故作漫天柳絮飛世傳王淡交雪句似梅

花落地如柳絮因風與坡詩全相類豈偶然邪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蓋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資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語也故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蘊矣余亦嘗有春雪鄙句潤資宿麥兩歧秀寒勒新花幾信風

遜齋閑覽云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苕溪漁隱曰羅隱雪詩云曉窓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小巧可喜

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為祭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

聲最為警策聖俞有方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暉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洵二未幾詩傳遂闕然以為主司惟酬唱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螻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二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吉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西清詩話云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鸞問答見鄭文寶江表誌非歐公之言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春試進士皆在南省中東廂刑部有樓甚宏壯旁視宣德直抵州橋鎖院每以正月五日至元夕例未引試考官往二竊登樓以望御路燈火之盛宋宣獻公在

翰林時上元以脩史促成書特免扈從嘗賦詩云屬書不得陪春豫結客何妨事夜遊還勝南宮假宗伯重扉深鎖暗登樓蓋謂此至嘉祐中歐陽文忠公知舉梅聖俞作莫登樓詩諸公相与唱和自是遂為禮闈一盛事予崇寧初為點檢試卷官嘗亦屢登壁間猶有前輩題字甚多然无復數公之樂矣今省廢為開封府樓亦隨毀

東軒筆錄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闕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鎖之勞苦永叔嘗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涼永叔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載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三月十八日校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前集

茗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寂无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其詩云徑尺千餘朶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又賞牡丹詩云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又云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花其詩若是非獨但云一叢千朶而已元微之看牡丹古詩云蝶舞香暫飄蜂牽藥難正籠處綵雲合露湛紅珠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三月十八日校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前集

茗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寂无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其詩云徑尺千餘朵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又賞牡丹詩云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又云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花其詩若是非獨但云一叢千朵而已元微之看牡丹古詩云蝶舞香暫飄蜂牽蕊難正籠處綵雲合露湛紅珠

瑩又西明寺絕句云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眩轉紫雲英自
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若白樂天凡有此詩數十
首其牡丹芳長篇云千片赤英霞爛三百枝絳艷燈煌二照
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麝臍囊映葉多情隱羞面臥叢无
力含醉粧又看渾家牡丹戲贈李二十云香勝燒蘭紅勝霞
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又買
花詩云灼二百朵花五束素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
人賦則當時此花之貴斷可知矣花品序又云牡丹自則天
已後始盛歐公此言信然余今因以開元時牡丹二事驗之
蓋開元正是則天已後也其一事即李翰林集後序云開元
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
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
大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

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
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翰林供
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若宿醒未解因
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
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
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
亭北倚欄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
遂促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
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
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
諸李士其一事即松窓雜錄云明皇內殿賞牡丹問侍臣曰
牡丹詩誰爲首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帝謂妃子曰粧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余嘗謂二李之詩詞格騷雅真可壓倒元白歐公亦遺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有此詩殊不可曉也花品序又云予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予所細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思公即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為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歎亦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為思公惜之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覓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腍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國人初夜煮羊腍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苕溪漁隱曰余讀資治通鑑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

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腍適熟日已復出矣所紀与史載小異此作羊腍歐公作羊腍仄聲押韻未知孰是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勢則甚重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无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寄江十學士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七鐶又有當宿直詩萬釘寶帶爛腰鐶劉貢父云永叔這條腰帶幾次道着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為未盡妙以質於子和

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王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為貴自劉貢甫首為題之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以為貴重貢甫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解愁

漫叟詩話云歐公有詩与王荆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荅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

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荆公有韓公之句遂以為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政不相參涉茗溪漁隱曰齊吏部侍郎謝朓以清詞麗句動於一時長五言詩与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无此詩也歐公所用乃此事見南史

西清詩話云丹青吟詠妙處相資昔人謂詩中有畫二中有詩者蓋畫手能狀而詩人能言之唐人有盤車圖畫重岡複嶺一夫馳車山谷間永叔賦詩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又南唐畫俗號四暢圖其一剔耳者曲肘仰面作挽弓勢一搔首者使小青理髮趺坐頰首兩手置膝作輪指狀魯直題云剔耳厭塵喧搔頭數歸日且畫工意初未必然而詩人廣大之乃知作詩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此題品之津梁也

侯鯖錄云永叔閑居汝陰時一妓能尽記公所為歌詞公戲

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陽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顯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二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語人曰脩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无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文意難評如此要當着意詳味之耳

冷齋夜話云人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歐公喜士為天下第一常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愛子由而味着清境每誦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粘天又作演雅詩云江湖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无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馬圖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无伯樂亦无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与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又云少陵翰墨无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為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云凡人作詩不可泥於對屬如歐陽公作泥滑滑云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香二深千門千字不可以對宮字若當時作朱門雖可以對而句力便弱耳歐陽公歸田樂四首只作二篇餘令聖俞續之及聖俞續成歐陽公一簡謝之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家人

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真所謂一時之雅戲也

侯鯖錄云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楊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茗溪漁隱曰儲光羲詩云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永叔詩云田家何所樂簞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莒葉候耕辰用前詩之意而益工也

唐子西語錄云謝固爲綿州推官推官之解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實搜竟夕僅得句云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前集

三月十八日校果 汲古記

